



# 爱洒留守儿童

暑假期间，江西赣州市图书馆联合赣南师范大学组织“红豆芽”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赣州市于都县罗江乡太平小学、小溪乡船坑小学，开展暑期义务支教活动，对贫困山区留守儿童开展英语、体育等知识的辅导，陪伴留守儿童度过有意义的暑假。 方名荣摄影报道



大学生志愿者段佩佩在为留守儿童上英语课。



大学生志愿者李三军(中)在与留守儿童一起玩游戏。



大学生志愿者邓明(左三)在与留守儿童一起跳绳。

气象预报员7月份迎战8个台风——

# 风雨守望者

本报记者 杜芳

7月31日3时左右，台风“海棠”登陆福建。深夜，中央气象台台风预报平台依旧灯火通明。值班预报员和福建省气象局的预报员正通过电话紧张交流着相关信息。

尽管“海棠”强度有限，却在7月31日清晨合并了台风“纳沙”的残余环流。这两个前几日还互抢水汽的台风，最终“决定合作”形成一个巨大的环流系统。涡度的合并、充足的水汽，狂风暴雨波及东部地区16个省份。

气象工作者丝毫不敢松懈，准确预报台风行径，及时作出预警，最大程度保障沿海地区生产生活乃至百姓生命安全，桩桩件件，心弦紧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映龙的双眼盯紧各种数据，实时在线把关；在7月31日下午的台风加密会商之前，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张玲的视线就没有从预报平台上移开；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也始终关注着“海棠”将带来的大范围降水。预报员们通力合作，最终通过逐10分钟地面观测、逐6分钟雷达扫描，并结合卫星等资料，确定了台风登陆地点、时间及登陆强度。

即便是不当班，很多预报员也难以入眠。“预警发出去，通常就睡不着了。心里老想着台风到底在哪里登陆。”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预报员高拴柱说。

预报员介绍，7月份共生成了8个台风，比常年同期多1倍，追平了历史同期数量之最。特别是7月21日至31日，9天6个台风，其中4个登陆我国，这意味着预报员每天都要关注2个甚至4个台风。“上一次休息？记不得了。”但是，辛苦也值得。“这是默默无闻的气象人真实的心声。”

针对台风的每一次定位和预报，都意味着生命安全和经济效益。评估显示，台风预报路径误差每降低1公里，至少能挽回100万美元的经济效益。为了灾难来临前撑起气象的“保护伞”，静谥无声的深夜，万家入眠之时，预报员们紧张地在风雨前夜争分夺秒，追逐着风云变幻的脚步。

上次7月份迎战8个台风是在1994年。那时，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钱海还是从事台风预报工作的新人。20多年来，他一路见证台风24小时路径预报误差从200公里左右降低至70公里以下。

科技的提升让气象预报越来越精准，也让这顶“保护伞”越来越坚固。就拿这次“海棠”预报来说，风云气象卫星加密观测启动；中央气象台多次组织加密会商，精细化预报滚动更新；7月28日14时至7月30日14时，“国家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共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2574条。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联系邮箱 jjrbw@163.com

# 只要群众说党好，我就知足了

## ——追记山东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赵志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金虎



“赵总又‘回来’了！”8月1日，在山东临沂蒙山沂水大剧院，话剧《赵志全》正在上演，过道上挤满了来自鲁南制药的干部职工。

台上，演员真实还原着山东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赵志全呕心沥血、忍受病痛，把一个濒临倒闭的校办企业建设成为净资产60亿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制药集团的奋斗历程；台下，一片泪眼婆娑，观众重温了被追授为“时代楷模”的赵志全鞠躬尽瘁、奉献社会的一生。

临近剧终时，“赵志全”立在舞台中央仰天长叹道：“为了我的事业，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2014年11月14日晚上11点，赵志全用颤抖的手批阅完最后一份关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文件，猝然倒在办公桌前，生命的时钟定格在57岁。

蒙山含泪，沂河呜咽。从2002年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到溘然长逝，赵志全与病魔顽强抗争了12年，这也是鲁南制药快速发展的12年。其间，鲁南制药累计为国家上缴税款30多亿元，连续多年位列临沂市工业企业纳税第一名。

### “不改革一定是死路一条”

1987年，郑南制药厂濒临倒闭，成为临沂革命老区首家公开招标承包经营的试点厂，年仅30岁的赵志全一举中标担任厂长。当时这家制药厂账面上只有19万元净资产，另外还有2万元贷款，仓库原料仅能维持3天，人心涣散，濒临倒闭。竞标时，赵志全提出“当年扭亏为盈，到1991年实现产值1000万元”的目标。当时职工一个月工资才四五十元钱。他一报出这个数字，竞标现场顿时炸开了锅。在一片质疑声中，赵志全满怀信心地说：“我承包企业，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要为员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上任伊始，赵志全就大刀阔斧地推行三项制度改革。个别利益受损者强烈不满，多封诬告信引来了国家四部委100多人调查组的调查，当时厂里的员工也不过100多人。后来，调查组证明了赵志全的清白。调查风波尽管过去了，但是企业却仍无法走出产品单一、



赵志全(前排中间)与职工一起就餐。

(资料图片)

市场狭窄的窘境。赵志全把目光投向新产品的研发上，与山东省中医学院合作，利用沂蒙山区药材资源，开发出国内首创的新药“银黄口服液”，当年产值就达到了1000多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承包期目标。

1994年前后，抓住股份制改革的机遇，赵志全将企业改组为山东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在当年11月份进一步推行分配制度改革。他的做法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甚至有人恐吓威胁赵志全。但这反而坚定了赵志全改革的决心：“不管改革的路有多难走，我就认一个理儿：为了企业的发展、职工的利益，不改革不行。改革也许会失败，不改革一定是死路一条。”

1995年年底，大环境影响和新产品市场开发缓慢、货款回收等难题把企业拖入谷底。一头青丝变白发，赵志全攻坚克难的改革豪情丝毫不减，他带领职工破釜沉舟，吹响“96决战”号角。他承诺：“我每月只领200元生活费，年底前扭不了局，自动辞职！”

决战打响后，赵志全便马不停蹄，奔波于全国各地。他在那辆破旧的桑塔纳车里，装上一大包煎饼和大葱，饿了就在车上啃几口煎饼，困了就蜷缩在后排座椅上休息，两个司机轮流驾驶。最多一次，他9天跑了东北三省18个城市。由于过度劳累，他在合肥出差时摔伤了腿，打上石膏，拄着双拐，他又上了路。

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到1997年年底，鲁南制药在全国6700家药企中，排名第52位，一跃成为国内

举足轻重的制药企业。

### “党组织永远是坚强后盾”

在鲁南制药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你不在鲁南，就不知道赵总对我们有多好！”2008年，公司一位业务员的家属做换肾手术，赵志全听说后二话没说，用专门为救助困难员工设立的生活备用金，捐助该员工9万元；2010年5月份，职工尹良的妻子查出了乳腺癌，治疗费近40万元。走投无路之际，他敲响了赵志全的门。“这没啥张不开嘴的，党组织永远是职工坚强的后盾。”赵志全一边安慰涨得通红的尹良，一边为他办理28万余元的药费报销手续。

赵志全以一个共产党人的为民情怀深深温暖着群众的心。为了让改革红利更好地惠及员工，他可谓殚精竭虑。只要有空，他就去餐厅与员工一起就餐、聊天、谈心。有一天，赵志全看到一位年轻员工在用餐时只打了一份青菜两个馒头。一问才知道，这位员工刚刚毕业，来自农村，家境困难。赵志全让工作人员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最终给每名有类似情况的员工每月增加300元的生活补助。仅这一笔支出，全厂一年就多花了上千万元，但赵志全却说：“只要群众发自内心说党好，我就知足了。”

“别人为首付和房贷苦恼时，我们免费住进了公司自建的员工楼。”说起鲁南制药的福利，贝特二十一车间的肖陶山总是充满自豪。从1999年起，鲁南制药连续举办了15届集体婚礼，为

# 凿出一条“天路”，村民过上好日子

## ——记云南省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斯那定珠

本报记者 周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坐在修缮一新的祖屋里，听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斯那定珠回忆起他那一回次落泪，让人看到这位藏族汉子柔情的一面。雪山雄鹰、藏族“偏汉子”斯那定珠眼里那些曾经心痛的泪水，如今已切换成了幸福的泪花。一度凋敝的巴拉村，现在已成为旅游景区。

斯那定珠10岁那年，就是从巴拉村出发，第一次走出大山。见到县城宽阔的马路、轰鸣的汽车、琳琅满目的商品……他被外面世界的精彩深深震撼了。

11岁时，生产队让他做父亲的帮手给粮站送公粮，父子俩拉着5匹骡马，每次运送500斤粮食，往返要4天左右。2万多斤玉米，运了大半年。“太苦了！什么时候能有条平坦的公路走出峡谷，好日子才有希望。”一个梦想，就从那时起在他心中深深地埋了下来。

13岁时，斯那定珠带着心中那个遥远的梦想离开家乡到省城昆明闯荡，在修路工地上卖过苦力，在木材加工厂做过工人。有了一点积蓄后，他开始做生意。凭着诚实守信，斯那定珠的生意越做越大。到他30多岁时，已积累了数千万元资产，成为家乡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

好多次，当他在省城餐馆享受着美食，感觉像过年一样的时候，就会想起家乡还过着苦日子的乡亲们，常常一边吃饭一边掉泪。



斯那定珠高兴地看到，他的承诺正在变成现实。

郑义摄

2004年，已经40岁的斯那定珠回到家乡，决定倾其所有修通出山公路。他向乡亲们郑重承诺：“我要为大家修一条路、一条可以跑汽车的公路；我要开发巴拉格宗大峡谷，建设一个世界级的景区、一个可以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旅游景区！”

一诺千金！斯那定珠为了那句承诺，变卖房产、汽车，关闭门店，负债上亿元，从千万富豪变成“亿万富翁”，历时8年、历经艰难，终于在半山腰、沟壑间凿出一条“天路”。以前村民出行只能走悬崖峭壁上的人马驿道，走出村子要整整2天，以至于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峡谷。路通后，巴拉村到县城的车程从四五天缩短为一个半小时。

通车那天，当年不信他疯狂之举的

长辈领着全村人给他磕头致谢，斯那定珠泪流满面。

“一个人富不算富，大家一起富才是真正的富。”为给乡亲们打开致富之门，斯那定珠注册成立了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景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中遇到了各种困难与阻碍，但斯那定珠没有因此而退缩。景区前期工作长达4年之久。在那段难熬的日子里，斯那定珠也曾迷茫、动摇过，但每当他回到村口的白塔前仰望巴拉格宗雪山时，所有的困难与无奈都随风而去。当由省环保组织的专家评审巴拉格宗景区获得通过，并给予批复实施的好消息传到大峡谷时，这个身高1.82米、体重90多公斤的康巴汉子，再次流下了激动的泪水。